

在苦難中行進

三部曲之一

托爾斯泰著

鄭伯華譯

蘇聯文學叢書

在苦難中進行

三曲之一

—— 兩姊妹 ——

鄭伯倫譯

A·托爾斯泰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129 • S14 • 23K • P441 • \$2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大華印刷所承印
上海造 0001~5000 冊

• 總 經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濟南西安長沙開封
香港大連哈爾濱重慶漢口



本 書 作 者 像

前記

關於A·托爾斯泰三部曲的內容及其價值，請讀者自己去閱讀領會，這兒不加敘述了。

此刻在離京之前，在百忙中，將本書介紹到中國的經過，簡略的記幾句。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那時我在列寧格勒，宋陽先生由上海去信要書，所開的書單中，有三部曲的前兩部——兩姊妹及一九一八年。這是他預定要介紹的材料。我寄的書中，除這兩部之外，尚有水門汀的作者葛拉得柯夫的新作——新地等。書到後，宋陽先生就先介紹新地，那也許是因爲分量少，比較輕而易舉的原故吧。脫稿後，即交商務印行。據宋陽先生信上說，他在新地的扉頁上，還題了幾個大字：『並非烏托邦』。這部長篇譯稿未及問世，即遭淞滬抗戰，和閩北的商務印廠，同歸火化了。

之後，貧，病，以及緊張而迫切的政治工作，都在加緊糾纏着他。另一方面，窮兇極惡的黑暗的魔掌，更時時在獵捕着他，迫害着他，經常過着一日數遷的捉迷藏的生活。他預定的三部曲前兩部的介紹，力不隨心，只得擱置了。

宋陽先生，這位傑出的全才，神譯的聖手，這以來，直到他被害時止，都沒有可能把托氏的這

兩部名作介紹過來，留給中華民族的後代，這不僅是作者的不幸，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後代的不幸！後來，直到一九四〇年七月，香港才出版了蔡詠裳先生的譯本黑暗與黎明，這是三部曲前兩卷的改名，是由英文轉譯的。且刪節過多，難辨廬山面目。然這是聊勝於無的。

十多年來，三部曲的介紹，好似一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屢次想冒昧的來填補宋陽先生所留下的空虛。而事實上，就讓我如願以償的話，也不過是量的填補。質的方面，就讓我孜孜不倦的學到有生的最後一息，也難望其項背的。何況這樣巨著，沒有生活『資本』，工作是不易貫徹到底的。

一九四一年前後，我續譯托氏的保衛察里津，同作者通信，作者在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來信說：『……九月底，我的新的長篇小說陰暗的早晨一出版，立即寄給你，並且熱誠的請求你將牠譯爲中文』。

這更使我感到不安。要介紹，得三部完全介紹。這樣才是一部系統的完整的東西。而這百萬言巨著的介紹，我不但沒有這樣的『資本』，而且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多年來，中外友好，都時以此相勸，但我終於不敢輕率從事。蓋今日我們的現實，迫使大部份文化從業者，對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不得不採取游擊或輕騎兵式的佈置。像三部曲，實是一個沈重的包袱，在一個隨時準備輕裝就道，對現實採取游擊措置的輕騎士，對這不得不有所考慮了。否則，有頭無尾，反更於心難安。

作者當時將陰暗的早晨寄來後，又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寄了三部曲的合訂特大精印版

本，在扉頁上還簽了名。

當時北方的朋友，來信商譯這巨著。但這也只是是一場空漠的歡喜而已。事實上，他們那戎馬生涯，怕更少有這樣的可能。

復員後，鄭伯華同學由南洋來信，商譯本書，我們欣然接受，列入出版計劃。

伯華是不求問達，刻苦奮進的同學。這部書不但是根據原文介紹，而且是根據作者所修正的最後版本。他抱着謹嚴的學習態度來從事譯作，這是可取的，而且是有前途的。

這部譯作，也同我們所編印的叢書的其他各種譯作似的，不敢自認沒有缺點，也更不敢自認都成了定本。我們的工作，只是『填補由無到有的中間的空虛』而已。在治學的歷程上，我們永遠是無所謂畢業的學生，永遠是勤謹的在工作與生活中奮力學習，虛心的接受明達的賜教。

書中有些註解，是駱駝書店主持人曹筠先生在校印時，請寶權兄就近代註，特此聲明申謝。

拉雜寫來，依然是身邊瑣事，然從這兒也可以看出來，今日中國文化從業者的的工作，正如A·托爾斯泰這部三部曲的總名似的——『在苦難中行進』。

一九四八，九，一，靖華於南京。

譯者序

在A·托爾斯泰的浩如淵海的著作中，這一部創作——三部曲在苦難中行進，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其文學上的價值堪與任何經典的著作相比擬，且其意義是歷久而彌著的；正因為它具有這麼重大的歷史價值，所以作者在一篇自傳的文章中，給我們提出了『讀者還沒有看出它的全部意義』的寶貴指示；也就是說：這是一部一個偉大國家的驚天動地的巨大變革的史詩式的描述，先後寫作的時間達二十二年之久，出版後曾獲得斯太林一等文學獎金，是一部震撼蘇聯文壇的傑作；它的主题是還鄉，是到祖國之路；是描述俄羅斯智識份子在大革命中的命運，社會主義誕生前後的實際變化狀況的；它呼喚人民在空前未有的巨大轉變中，建設新的光榮和正義，使人們感覺到人性的溫暖和認識到俄羅斯國家發展的方向；因而其影響也應該是最大的，是一部千古不朽、久而益堅的偉構，這是我們應該着重加以指出的。

作者在蘇聯文藝上的地位，在我們中國讀者中的聲譽，已是盡人皆知的了；他的前後將近四十年的不斷努力觀察、寫作，尤其後來十餘年的卓越著作，使他在蘇聯的文壇上被推崇到最高的榮譽的地位——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他是俄國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它的最後的評判者之一；在十

月革命之後，他更成爲一個新的現實主義者，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一位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是文化的倡導者之一；是過去的俄羅斯文學和年青但是成就偉大的蘇聯文學的傑出的聯繫者，一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新人道主義者，革命現實主義的巨匠和舵師；是舊世界秩序醜惡的揭露者，新世界秩序美善的建設者；正如羅曼羅蘭在致他的信中所說的，他的藝術『是堅強不拔而真實的，善於在圍繞着的環境中塑造人物；』他的人物成了『空氣、土地和陽光，自己時代圈子之不可分割的部份』，他且『善於大揮一筆，表示這圈子裏的細微的陰影和意味』。所以，他的作品同進步人民的生存是不可分的，是進步人類本身的一部份，成了這時代的一部份，我們思想、感覺、愉快或悲傷的一部份；因之，他是一位極富於時代感的藝術宗師，而在他這一部代表作品中更使我們明晰地聽到在過去日子裏挺進的嚴肅而沉重的步伐聲，它的任何一個部份都和一些意義深長的當代事件密切地聯結着，并且，它們是永遠不會在我們的記憶裏凋謝、消逝的；因爲正如康斯坦丁·費定所指明的，它是一部俄羅斯人民的有血有肉的英勇的史詩，是如黃鶯之在松林裏歌唱，呼喚着一種恰似流水的柔和的聲調，是藝術的語言的記錄，在這裏唱出了俄羅斯的智識份子們，在那歷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變革中，對國家失而復得的內心的真正跳動，描畫出他們在革命後找到了祖國新生的道路，給進步的人類以光明的照耀。所以這部巨構的意義不但在於對過去作史詩式的描述上，而且也鼓舞着人們去爲未來的光輝前途作英勇的建造。這正是在作者要我們明瞭它的全部意義的希望上，我們所要加以指明的主要部份之一。

▲·托爾斯泰創作的成長是經歷過長久的摸索和自我克服的過程的。他經過了初期的象徵主義頹廢派詩文的寫作，且與這太看不見人民的惡魔抗爭、分離、決裂；在第一次大戰爆發之後，他以戰地記者身份出發到前方去才使他的慧眼洞見了真正的生活實際，把『扣得緊緊的象徵派的黑外衣』剝脫掉，『看見了俄國的人民』，也就是說：只有到這時候，他才向廣闊的民衆藝術家的行程前進，注意到了與千百萬人民生活有切身關聯的問題；而在二月革命之初，他就注意到了他的另一巨著彼得大帝的題材，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來，『這與其說是有意識的，不如說是一個藝術家的本能所使然』，并且，就在這個時期，他在歷史家V·加拉石給與他參觀的祕密檔案的『口供』中，明白了『藝術語言結構的祕訣』。

是的，托氏的語言在文學上是有其輝煌的成就的，異乎尋常的；他的語言是單純、清晰而精密的，沒有修飾或虛構，且是非凡地創造出來的，生動而活潑，是真正的俄羅斯人民的語言；有時在我們看來，也許是『粗野而笨拙的』，但是這却正是他描述的生機處，只有一個藝術寫作的能手才能表現得那麼恰到妙處。在題材方面說，他是一位題意發展描述的大師，豐富而又多變化，且是沒有任何與現代的現實分離開的，這成功是由於他的意識形態的意義之偉大性和正確性。就作品的結構說，他不僅把它作為事件的暴露，『動作的過程』，而且作為聯結、衝突、同情和憎恨來處理，就是說作為人類的現實相互關係去描寫，是一個或另一個性格或典型之歷史的成長和組織，并且他的作品中都貫串了這聖者的非凡的才能。

對作者整個的創作態度和成長過程說來，十月革命這一巨大的歷史轉變，其影響之大，當然是無可比擬的；這是個震撼時代的暴風雨，唯有撐得住的人才能在它的威武之下挺立。據作者的自述及其所表現的攷察起來，他如同其他由地主、小布爾喬亞出身的智識份子一樣，是經歷了游移的和內心格鬥的過程，感受了一切內內外的苦痛的，因為革命把他舊生活的土壤奪去了，而新的園地在他却有點兒不慣，且它也未花弄茂盛，所以他曾被托洛茨基之流歸入他們所劃定的「同路人」作家的範圍里，亡命到了巴黎去。但他與L·N·安特烈夫之流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而且在當時逃亡到法京的俄羅斯作家中，也只有他一人回到了革命的俄羅斯去；因為偉大的社會變革已給他展開了一個完全嶄新的前途，供應了他以創作的材料，喚醒了他的潛伏着還未覺醒的創造力；而這却正是其他逃亡作家所不能接受，也無法承受的歷史的裁判，這是因為只有他具有那種為他的真正的祖國——人民的俄羅斯而戰鬥的決心！這就是他在他這部代表作在苦難中行進中所敘述、描寫、歌頌、讚美的新的俄羅斯的國土，且也正在這個時期，他開始了創作這部藝術巨構的第一部兩姊妹，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一樣，在苦難中行進的第一卷「是在很強烈的道德壓力之下」開始寫作的，那時（一九一九年）他想在這著作中辯解自己的有罪，因這是處在革命時期的「人的社會本性」，且「有罪就等於罪惡」。這辯解的工作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完成了它的第一階段。

這是一部革命與內戰的承上啓下的傑作，深刻而動人；它以由古代的史詩裏摘下的這一句充滿了愛國主義的熱情的詩句：「啊，俄羅斯的沃土！……」作為扉語，開始了他的藝術的描述，敘

出了彼得堡貴族們生活的腐爛和所謂現代文明生活的墮落的實質，社會生活的不安和戰爭帶來的動亂，使沙皇從他的寶座中跌下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崩潰了，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件事情不在變動着，因而書中的主人公之一年青的鐵列庚喊出了『偉大的俄羅斯崩潰了！』但是，『只要剩下一個鄉鎮，俄羅斯的土地就會從那裏擴展開來的……』是的，人民的俄羅斯是不會毀滅的，她將復活且永生！

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是在一九二七年開始寫作的，它寫出了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已成功了，俄羅斯退出了戰爭，克林姆宮的政權落到了勞動者的手裏，事變轉移到了南方，在高加索和庫班草原上展開了嚴重的政治、軍事鬥爭的場面；人民的力量趕走了侵入烏克蘭的德軍，內戰是大規模地發展下去，但是他們的力量却更重新集聚起來，向着『到祖國之路』走去，因為如這一卷的扉語所標幟的，他們『已在清水中浸洗過三次，在鮮血裏沐浴過三次，在灰水裏煮沸了三次，是純淨中之最純淨的』百鍊成鋼的英勇的人們；自然，主人公之一的美麗的達莎是暫時隱沒了，不知要到那裏去尋找了。

在從這多災多難的日子裏渡到天亮的時候，作者暫時擱下了筆，插入了另一部史詩式的著作：糧食——保衛察里津。根據作者自己說來，這是一個『必需的轉移點』，也是一部準備完成他的最重大的創作——三部曲的最後最巨大的著述所必須從事的工作；但不論那一部作品，作者都表現了他強調勝利的樂觀主義，精確地寫出了人民革命運動及其龐大行動的偉大場面，和改造世界的崇高

而實際的思想。

以產生於俄國黑土的英勇的名言「爲戰勝者而生或光榮而死……」作爲扉語所開端的陰暗的早晨，是三部曲的最後的卷帙，它呼喚着俄羅斯人民去建立起他們的正義，秩序與光榮。在這史詩式的輝煌著作裏，故事是回到了作爲新國家首都的莫斯科的；在這裏，「陰暗」已非原來的意義，而是陰暗所走過的早晨了，所以，它的最後的一個場面是一次在莫斯科大戲院中政府所召集的會議，那正是列寧的俄國電氣化草案第一次被通過的時候，古代的小油燈永遠被消滅，而燒點起來的將是革命所帶來的普遍的明亮的電光，所以，作者在結束時所描寫的，并不只是帶有希望的陰暗的早晨，而是人民在經歷過千辛萬苦的磨折鍛鍊之後所將創造出來的如旭日高照的新的生活之光，這也正是法捷耶夫所說的：在蘇聯的文學創作裏，是沒有一部小說像在苦難中進行這樣能引起人們深刻的思維和反響的，因爲它「顯出了一個遼闊而雄偉的境界，激動了其他作家們的創作工作」。而他這個愛護社會主義祖國的輝煌巨製，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寇軍開始侵入蘇聯的領土之日完成的，這更增加了它的歷史社會意義。

在這部作品裏，除了鐵列庚和達莎外，還有兩位主人公：達莎的姊姊嘉霞和羅西津；但我們要在這四個主人公之中去找出那一個是主要的，實在是很困難的。達莎和嘉霞都是聰慧卓絕的智識婦女，在愛情中是熱情而又肯作自我犧牲、堅定、忍耐的，她們是具有如我們所稱謂的屠格涅夫式的女人的純潔性和高貴性的，且永遠保持着她們女性迷人的品質，從未曾失去自己特有的天賦。鐵列

庚和羅西津是兩個出身略爲不同的人，然而他們却爲一種俄羅斯人所普遍具備的品質——國家的驕傲所統一着；也正因爲如此才經得住烈火的考驗，找到他們沒有不平、壓迫的國家的新領土。自然，狄列庚的性格比較上是明朗化的，他傾向着革命的俄羅斯知識份子一面，承認革命是創造未來俄國的正義、秩序的力量，他是富於幻想而又講究實際的；羅西津的性格雖然比較上多富於變化性，但也仍然保持着俄羅斯人的獨特而堅定的品質，且是那樣的溫文爾雅。

就文學的創作形式說，作者才華發揮的變化形式是非常驚人的，長篇、中篇、短篇、劇本、電影脚本、散文、詩歌、兒童劇本，政治性的文字，他都無一不會，且無一不達到一定的水準，可以說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學巨匠。比如那在一九四一年所寫的暴君伊凡，在蘇聯的劇作裏就是被列於第一流的巨作的；所以他的全部著作真是一座取之不盡的文學寶庫，而在這珍藏中，是下面他所自己指明的吸引他去從事描寫的四個時代的豐富無比的藝術素材：『即伊凡·格洛茲邁，彼得一世，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內戰，以及在規模和意義上都空前宏大的我們的現在。』

在這裏，我們應該鄭重指明的是：作者不僅是一位輝煌的文豪，而且是一位熱烈的社會活動家，一位愛國主義的偉大行動家，一位爲民主，新典的民主主義而戰鬥的出色戰士，他曾經以他的工作成就，獲得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榮譽地位，被推爲國家科學院的院士，國家保衛文化及反法西斯大會的主席團之一員，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他并親赴前方參加文化報導的工作，號召人民不要讓德國侵略者『把他的血手擦在自己的褲子上再回到柏林的人行道上去逍遙』。這都是由於他具有一

顯熱烈，從不間斷地工作，且富有克服困難的戰鬥的心的緣故；也只有這樣，他才能由一位舊時代的伯爵，經過愛國主義的歷程，成了一位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舵手。

面對着這樣一位卓絕非凡的藝術宗匠的巨著之前，譯者要來翻譯他這部應該爲人完全明白他的全部意義的創作，才力上實在是感到十分不足的，加以數年來東奔西走，生活動盪不定，更使人難以將全部精力注在這工作上，因此內心實在是非常惶恐的。譯者獲得俄文原本是在湘桂戰事爆發（一九四四年），桂林棄守之前不久，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在昆明翠湖畔譯完了第一卷，第二卷由於生活地點移動的關係，拖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才在廣州中華文化學院譯完，其原著者所非常謹慎精密著述的最後一卷，由於譯者到南洋來的關係，生活受到波動，到今天還未得迅速全部譯竣，早日完了心願，實在是一件非常苦痛的事！而這苦痛，如果可以這樣比擬的話，也正如作者的書名所顯示的一樣，是一種苦難的歷程。譯者在着手翻譯的時候，就深深地感覺到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廣大的人民，處在這複雜而多難的社會、時代中，正與作者在他的偉構中所展開的同樣，是充塞了艱辛的道路的，從個人的狀況來說，這譬喻當然不倫不類，但由在這歷史大格鬥中的中國現社會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言，却是十分相似而恰當的，也正因爲有這樣的感觸，譯者才不揣冒昧來勉強從事於這部文藝巨作的翻譯。

談到這部巨著的介紹到中國來，我這裏應該指明蔡詠裳女士是它的第一位譯述紹介者。蔡譯的書名爲黑暗與黎明，是抗日戰爭初期在香港出版的（一九四〇年七月），但只有全書的前二卷，且

是由英譯本轉譯而來的，第三卷沒有，這是因為這最後一卷，也是最重要最長的一卷，如前所述，原作者是在蘇德戰爭發生的一天才完成其最後的幾行的，英譯本當然是沒有，而蔡譯本自也就付諸闕如了。當譯者獲得一九四三年才全部刊出的原本之後，曾由友人處借到蔡譯中文本，拿來對照一過，覺得中譯本（即以前二卷）比原本刪節了很多，如果再加上誤譯或意義欠恰當的地方，合計起來要達到了三分之一猶多，這責任當然不一定要全由蔡女士來負，因為她所根據的是英譯本，而一般英國譯述家們，聽說在翻譯外國——尤其俄國，蘇聯作品的時候，大多數是高興把它們增刪或改變若干處所的，如果那譯本也是這樣的譯品，——整章整段沒有的情形數見不鮮，至於節句之刪削或隨意加入之處更不必說，那蔡女士當然是與此無關的；並且，原作者在他的自傳的文章中，曾經說到：『在三部曲全部付印的時候，我把在苦難中行進的前兩卷完全校改了一遍』，而合裝為完整的一卷，這改動自然也是頗有關係的，但因譯者手中沒有英譯本可對照，所以也就無從查起了。不過蔡譯本需要斟酌的地方還是不不少的，所以那時就會詢問若干友人以蔡女士的地址，想和她討論一下，是否可以合作加以勘正重譯，調查的結果是她也住在桂林東江，但不幸已染肺病死了，所以這希望終於成了泡影，實是一件令人非常惋惜的事，不但為任何未來的中文全譯本悲失一位先驅者，也為中國的一般文化工作者的不幸遭遇痛！

但是，在這裏我應該對蔡女士致十分敬謝之意，因為不論她所根據的英譯本有如何的刪削，她的譯本也有若干相當值得商榷的力，她的譯筆還是流暢和可喜的；所以在某些處所，在經過斟酌

之後，覺得還不必要使之與它完全「脫形」，這在一方面說：是由於原文的詞句如果只是指的某一特定意義和那樣的文字表達形式，譯者是沒有理由來加以改變的——即使文字的形式上與從前的譯文有若干相同；另一方面，這種某些文句的相同，正暗示了譯述的工作是應該且也可以互相研磨的，而不必要每一句子都完全彼此不同，這且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然，那就與忠實的譯述原則未盡符合了。譯者之所以這樣敘述和保持這種態度，主要地是爲了示不掠美，也是爲了對先驅者蔡女士表示永遠悼念的意思！

最後，這譯本之所以能得在這各種條件困難重重之下先行分部出版，譯者應該感謝吾師曹靖華先生的幫忙和盛意，承他幾次函促，譯者才得以將已譯完的部份，在匆忙中整理出來，且得了林輝煌等若干同學的協同抄寫，才得以與讀者諸君見面；其未譯完的小部份，當盡力設法在最短期間內趕出，希望原作者這部藝術巨製得早日與我們的讀書界相見，且如作者所希望的，明白「它的全部意義」，則不但釋去了多年來壓在心上的重負，也完成譯者在作者逝世時所草的悼文中所說的意願，——假如在這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的狀況之下，能迅速實現這個期望，那譯者也就感到非常欣幸了！翹首北望，甚盼譯作先進不吝加以匡正，幸甚！幸甚！

譯者於新加坡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